



自远古时期，弥河流域就已成为人类繁衍生息的乐土，先民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，逐水而居，开启了漫长的农耕生活。考古学家在弥河流域发掘出众多石器、陶器等文物，不仅展现了先民们精湛的手工艺技巧，更反映出他们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，创造出的独特生存智慧。



绵延生息地域文化深厚

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挥毫写尽弥河风姿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，青州地区就有人类聚居，这里曾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区域。东夷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，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东夷人在渔猎、农耕、手工艺等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，他们善于制作精美的玉器、陶器，这些器物造型独特、工艺精湛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青州博物馆陈列着许多东夷文化时期的文物，从造型逼真的陶鬲到纹饰精美的玉璇玑，让人们对于东夷文化的灿烂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。

古往今来，弥河风光旖旎、水韵灵动，因此文人墨客纷至沓来。

明朝青州状元赵秉忠有《雨中渡河》（七绝）、《冶湖》（二首）、《观沂山瀑布泉》等多首诗词，以诗写弥河风光与渡河体验；如《雨中渡河》：“水涌波浑迷渡人，四来风雨撼河滨。岸边渔夫知名姓，手指东方是旧津。”是明代弥河渡口的生动写照。

明朝宋延年的《汨水渡舟记》，记载益都县知县吕孔良捐帑金三十两，建造渡河舟。清代方志学家李文藻的纪实散文《杨姑桥东巨洋水渡舟记》，收录于其《南润文集》，详细记载了乾隆年间弥河杨姑桥渡口造船便民的经过。这些文章兼具文学价值与地方史料价值。

清朝李登龙的《淤水》生动地展现了弥河的磅礴气势：

长河北下水溶溶，远注沧溟识所宗。
浪险西风摇日月，波深秋雨走蛟龙。
孤村一径人烟静，两岸千章树影重。
幸得安澜逢圣世，润沾九里佐时雍。

诗中弥河河水奔腾汹涌，浩浩荡荡地流向大海，那翻涌的波浪在西风中似乎能够摇动日月，深沉的水波在秋雨中仿若有蛟龙游走，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跃然纸上。

当代诗人郭秀珍的《弥河吟》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河畔恬淡的景致与生活气息，字句间洋溢着悠然闲趣：

玉带抱林庐，清深雅更余。
柳闲临水袅，风懒拂花疏。
鉴影云衔鹭，隔篱翁荷锄。
水纹漪碧皱，暖眼羨耕渔。

这些诗文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季节，展现了弥河多样魅力，是弥河文化的生动写照。



青州弥河国家湿地公园。任玉蕊 摄

伯益助大禹治水 历史传说广为流传

弥河还与众多历史传说紧密相连，大禹治水的传说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。相传在远古时期，洪水泛滥，肆虐大地。大禹肩负起治水的重任，他带领民众，跋山涉水，不畏艰难险阻，疏导治理洪水。

传说伯益是大禹的得力助

手，他的封地在古青州弥河一带，今寿光古城街道附近。伯益协助治水有功，被推举为大禹的继承人，还曾在这一带建立都城，当时的都城因“伯益”而得名益都。在治理弥河流域的洪水时，伯益根据地形地貌，开凿河道，使洪水顺利入海，最终消除

了水患。

这一传说在弥河流域广为流传，深深地扎根于当地人民心中。它不仅体现了远古时期人类与自然灾难顽强抗争的精神，更反映出弥河在人类生存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，为弥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见证朝代更迭 延续重要地理标志

弥河见证了无数朝代的更迭、社会的变迁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弥河流域处于齐国的势力范围。齐国作为大国，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达的经济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。弥河便利的水运条件，促进了齐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，使得齐国的经济更加繁

荣昌盛。当时的人们在弥河两岸修建了众多水利设施，用于灌溉农田、发展渔业，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。随着历史的演进，朝代不断更替，弥河始终作为重要的地理标志，见证了各个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。

在朝代的兴衰中，弥河两岸

的城市与乡村不断发展变化，人口繁衍迁徙，文化相互交融。从繁华的都市到宁静的村落，从热闹的集市到熙攘的码头，弥河见证了人间的烟火百态。每一次社会的变革，都在弥河岸边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，串联构成了一部生动鲜活的社会变迁史。

保护历史遗迹 多方位打造人文景观

漫步在弥河之畔，能够感受到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青州的弥河国家湿地公园内，有丰富的湿地生态和多样的鸟类资源，保留着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和人文景观。这里的生态自然馆、湿地科普馆、防汛教育基

地等，展示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实物，讲述着弥河的自然变迁与人类在此活动的历史。

在寿光的弥水清风主题公园，从公园入口处刻有明代寿光县令刘墉制定的《均水条例》的“水法石”，到中心广场镶嵌着

的标注从清代“八闸控水”到现代“智慧调度”水利发展史的青铜水纹地图，再到那组象征着弥河淡水、地下卤水与黄河客水汇聚的“三水汇流”雕塑，每一处景观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